

卷四

書名 新編分類夷堅志甲集五卷至壬集五卷 嘉靖二十五年序錢塘洪?清平山堂刊本
 撰者 宋 洪邁 撰, 明 葉祖榮 編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子-小說家-異聞-南宋
 索書號 夕嵐草堂:S3074
 編號 90178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90178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夕嵐草堂:S307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分類夷堅志甲集五卷至壬集五卷 嘉靖二十五年序錢塘洪?
 清平山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甲集
 忠臣門
 盡忠類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為郎官有鄰士甚貧以教授為業嘗
 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曰吾汝六
 也國初為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某村
 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獨
 今田固在但為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可
 既覺未敢遽往次夕復夢頗見譙責某對曰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 戊集

冥婚嗣息門

冥數成婚類

胡氏子

舒州胡永孚言其叔父頃為蜀中倅至官數日季子適後園見墻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嫁而死葬于此今其父去官于某處美問容貌何如老兵曰無所識嘗聞諸娼言前後太守闕婦人多矣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凡上香火曰此香火亦大

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為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莫幸一見自是日日往焉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一日又往見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祛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母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即與借入室夜分乃去旦復至以為常課業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憔悴飲食減損父母深憂之密叩宿直小兵云夜聞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其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為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為疑今有日

矣察其起居言語動息與人無分毫異安得為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強之食吾當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強之至于再三不可曰常時往來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着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自外入女矍然起將蔽匿而形不能隱蹶踏慙窘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視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覺向者意欲來則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既不能去今為人耶鬼耶曰身在此留則為人矣有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塚見

柩有隙可指中空空然胡氏乃大喜曰冥數如此是吾家婦矣為改館于外擇謹厚婢僕事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及家人來視真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云今尚存女姓趙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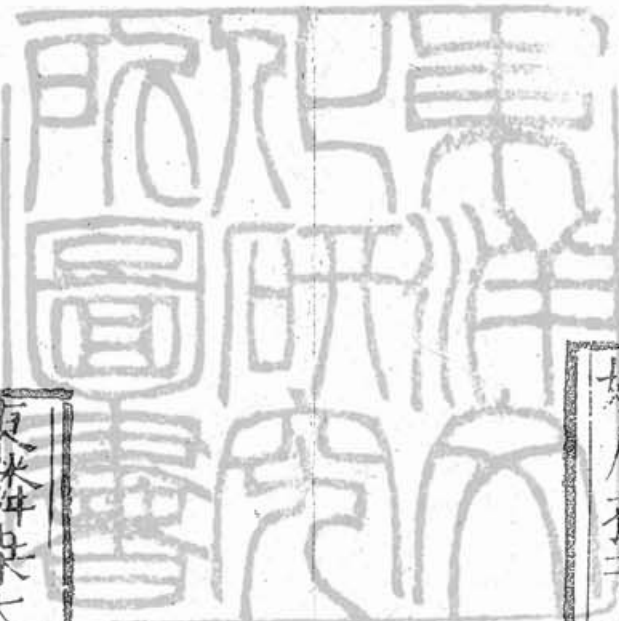
周瑞娘

撫州霞山民周十四郎女瑞娘年二十一未嫁慶元二年中夏抱疾伏枕五六旬至七月二日不起至十三日正午忽從門外入遇家人皆含笑相呼揖父母見而嚙之曰爾不幸夭歿天之命也乃敢白晝為怪蓋明以告我對曰不須怕千一娘之死盡是爺娘做

得問其故曰去歲九月林百七哥過門見我而喜歸白百五郎欲求婚聘及媒人求議父母不從林郎因此悒快成病五月十九日身亡憑訴陰司取我為妻今相隨在門首記我生時自織小紗六十三疋絹七十疋紬一百五十六疋速取還我父母惻然如其言搬置堂上貯以兩大籠女出招林郎洋洋自如無所畏怯然後拜別二親曰便與林郎入西川作商莫要尋憶隨語而沒周父邀林百五郎詰其事林云理屬幽冥何由窮究約至初冬各舉柩一處火化啓木之次二柩俱空

楊三娘子

青州人常高避靖康亂南徙居明州紹興初詣臨安
赴銓試因事出崇新門逢青衣前揖問曰君得非常
五官人字尚臣者乎高曰是也何以知吾字曰楊三
娘子欲相見憑達家書適在簾間望見君亟使我相
邀願移玉一往高之舅氏楊僉判時寓新安知其女
三娘嫁李縣尉而彼此流落久不相聞乃先叩其故
曰李尉死已二年楊家原未知也娘子用是欲寄聲
甚切高惻然愍之遂同往至一小宅三娘出拜其訴
孀居孤苦之狀且言所以獨處自守不為骨肉羞者



東隣棗大夫與西隣王老娘之力也皆山人俯我
如父母今當邀致之俄頃偕來遂具酒共坐棗翁充
州人王娘單父人皆年七十餘且暮高辭退曰吾今
出江下訪新安客旅報舅家後日又過此王媪詢高
妻族曰吾妻鄭氏亡已久家唯二老婢見謀婚配以
貧未辦耳媪喜曰姑舅兄弟通婚甚多三娘子勢須
適人與其倩行媒淹歲月孰若就此成夫婦哉今日
之會殆非偶然者高曰雖然吾當白舅氏以俟命三
娘媪曰五哥以妹為醜惡則在所不言不然則吾父
母經年無音信吾朝夕不能活正使歸他人亦無可

柰况於邂逅相遇得外兄乎葉翁亦贊襄以為不可
失高遂許諾三娘自取縑帛之屬付王媪備禮納采
是夕成嘉好留六七日高入市遇有荷先牌過者曰
楊僉判宅二承務視之乃舅子也相携入酒肆具以
事告具述不告而娶之罪楊生駭曰三妹同李尉赴
官到此暴卒李恐違嚴急之任姑蒙葬豈新之野以
書報吾家吾父使我來挈其柩安得有此高猶疑未
判率楊詣其處不見居室但叢塚間傑然一木標曰
李縣尉妻楊三娘子墓左曰兗州梁大夫右曰單州
王老娘二子泣嘆良久高曰該云一日共事千日相

思五七日之好義均仇儼豈以人鬼為間哉為之素
服哭奠與楊生同護其喪行過嚴州夢三娘立岬上
相呼高招使登舟不肯曰生平無過惡便得託生感
君恩意之勤今懇祈陰官乞復女身與君為來生妻
以答大貺泣而別高調定海尉衡陽丞容州普寧令
歷十七八年謀娶婦輒不偶既至普寧二年每見縣
治側一民家女及笄美貌絕妍越俗比數數窺之女
亦出入無所避遂遣人求婚女家力拒之曰我細民
以賣酒為活女又野陋不堪倍妾侍豈敢望此高意
不自恆宛轉開諭且以語脅之竟諧其約洎解印乃

聘之以歸女步趨容止絕似三娘初不以為異也後詢其年命蓋嚴州得夢之次日其為楊氏後身無疑矣高年長於妻幾三十歲

嗣續類

姑蘇真僧

沈端叔姑蘇人也年過三十未有子其家頗豐腴求嗣之意彌切數招道士設醮禱于天帝有僧以顛得名痴狂亡賴飲酒食肉每見必笑曰此家要子嗣何不求我是豈泛泛道流能辦耶他日別命梵侶齋供其語亦然或勸之試邀致求之族黨皆云怪妄不足



信而其婦意尤急銳意召之方縱步外廡值其過門延以入叩請殷勤僧曰一子不難得當使孺人月內便成孕然須夫婦下階禮拜乃可婦如其言又令遍拉姻戚畢集幕轡正堂當中設榻不挂帳請夫且避舍而約諸親共觀相為證明看我施法但不可笑笑必誤事使婦卸冠釵脫上服仰臥僧相去丈許咄咄持念忽躡身而起奮背一躍若優人所謂打筋斗者徑跳登婦榻跨腹而過之因坐不覺失笑僧嘆曰幸好一個男兒可惜笑害了不得全具然尚可整理遂去婦果有娠生男而上唇缺始悟僧前說復延致敬

禮如仙佛僧曰君家只合招一兒俟缺者夭折然後
可再求不數月兒亡僧至曰如前法式可也時觀者
滿坐皆屏息注視事畢出賀主人曰極喜極喜及期
婦生子了無破相今已二十餘歲其生時淳熙初也

王嘉賓夢

吳人王彥禮御史之子嘉賓頃隨侍入蜀在漢州夢
至一處樓閣堂觀上侵雲表中垂珠簾有三四人相
對盛服玉帶羊格清奇訪諸左右此皆何人曰帝王
子孫也又至一大宅垂楊夾道朱紫乘笏者三十輩
列坐廳事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曠野見小兒可



數千萬計曰此貧民子孫也汝可於此中隨取一兒
時嘉賓未有子嗣聞言甚喜遽抱其一及寤甚異之
次年生一子既長愚魯不解事蓋來處本寒陋也嘉
賓字仲賢淳熙十二年監左藏封樁庫為同官言此

黃履中祈子

黃鉞字元受建昌人汪應辰榜登科言其祖履中無
子禱于君山廟夢人以彩籠盛五色鳳三別以筠籠
盛一鳥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
所能

女化男身類

文氏女

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文氏女及笄已定婚將嫁前兩夕夢黃衣人領至官曹判官綠袍戴幘迎謂曰且得汝來此間錯了公事起大獄十五六年累人不少汝且歸明日復來遂覺以白父母殊不解其旨次日又夢至殿下王者據案判官抱牘以上王判云改正即有人持湯一桶至庭下令飲之極腥惡出門而寤則化為男子矣父母驚遣報婚婚家以本非女子特以詐給人投牒訟于州按得其實乃已其語音態度頗類女人但衣男服爾其壻乃復妻之以女云

黃鐵匠女

永州城內鐵匠黃念四一女以慶元三年春入市買鹽逢道人在鋪伸扇乞錢其容止殊倨傲鋪人恠之不與女先繫兩錢於衣帶乃解以贈之即去是夕夢此道人來謝日間之惠付之藥一粒曰亟服之令爾化作男子女遂服之而寤小腹痛甚已而無恙時正年十六歲經月後有來議婚者女始告母曰兒今非女身也視之果然父母挾往天慶觀設齋禱謝鄱陽趙學古為宜春宰聞其事呼至庭下見其眉目秀整勸以讀書因數從趙求市書錢趙給之不靳數月間

即能誦孟子性識通敏趙導使從師學舍科冀其成
立此饒士董禮說

記前身類

青城監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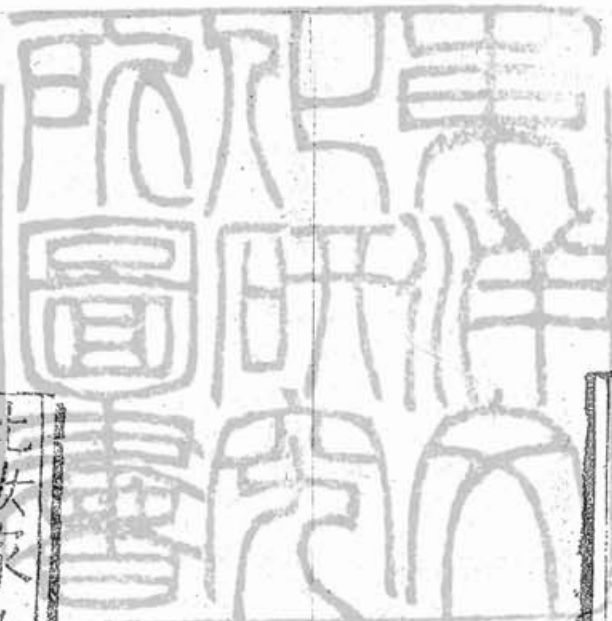
蜀人楊迪功宣和中遊太學不成名晚以恩得官監
青城縣稅有子七歲頗俊敏延老儒蹇先生誨之學
邑人關壽卿過之楊留共飲與俱至書館其子忽稱
父字長揖而言曰亦記上庠同舍之時乎吾浙西人
姓沈名某字某自亂離出京不復求仕今去世已十
年同齋數十人獨吾與君為知心友一念之故遂為



父子雖形容隔生非復可識然方寸了如初未嘗間
斷也遂道舊所習經及所為文瀾翻出口元不經意
時蹇方自擬萬物皆備於我論題試門之曰此論如
何主張即應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大而為天地高
而為山岳流形動植品彙散殊而六尺之軀厥理悉
備此其貴蓋與天地等蚩蚩泯泯自賤厥身真可歎
也蹇愕然復詳扣其說笑曰待汝一口吸盡江西水
向汝道蓋蜀人相傳為西江害者乃卷角龍也故舉
此語為戲楊君追憶舊事與之言無一不合隆興元
年壽卿詰闕此子年十三矣後不知其終

盧忻悟前生

代州崞縣有盧氏子忻者生三歲能言告其母曰我前生乃回北村趙氏子年十九牧牛于山下因秋雨草滑墜岍下奮身而起但見一人卧于傍意謂同牧者大呼之不應久而視之乃自身也欲投之無從入欲捨之又不忍盤旋於左右翌日父母來慟哭我投身告之畧不答遂舉火焚之我告之曰不可燒我又不應父母大慟我亦哭焚畢收骨而去我欲隨之見父母身皆丈餘遂懼不敢往徬徨無歸月餘忽見一老人曰趙小大我引爾歸遂隨行至一家老人指曰



此汝家也方以為非是已為老人推赴即生於此今身是也我昨夜夢中往告前身父母明日當來看我我家有一白馬必須騎來盧氏母異之明日候于門果有馳白馬來者兒望見欣躍曰吾父來矣既見大哭詢其舊事無不知者趙父以樂迎歸自是二家共養其子云孫九鼎說

錢生見母

乾道二年豫章錢某赴省試館于貢院前姚氏店試罷即歸臨出門姚媪忽持其手而泣錢不勝驚訝須臾隣里聚觀塞途至數十百人媪曰非有他也此官

形貌絕似吾亡兒故不覺慟哭耳吾兒亦讀書曾補國學不幸以某年月日去世今十八年矣有遺文一冊尚在錢時正年十八問其亡日又與已生日同悚然而歎請媪入取書乃周禮義六篇展讀之蓋已發解及省闈程文不差一字相對感愴為留數日始歸約曰若獲科第當再來是歲登科調官後迎姚媪至家事之如母建陽劉懋亦同時待試在彼店親見之

王華侍郎

莆田方朝散名某政和初為歙州婺源宰病熱困呼覺耳中聞天樂鏘鏘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



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潔金匾太華之宮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有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服執王圭直前再拜方驚起欲致荅道士拱手言某乃先生役隸也願尊重受敬拜畢跪曰碧落洞玉華宮真真官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嗣見有日欽遲好音方懵然不知所荅道士曰下土溷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為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書所得藥方揭於通衢

病者如方治之即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數計
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于天帝嘉厥功當以仙
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為天人愈益放誕竟
以狂醉墮井死死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于白玉樓
蓋李長吉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
自書大道無為賦為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
魄蛇畫足而失柘帝覽之大喜擢居第一拜脩文郎
專以文章為職繼有王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
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曉幸紫
華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晚纔畫眉即趨出迎謁帝顧



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童云曉粧不覺星輿至
只畫人間一壁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怙寵為衆
所嫉下遷群玉外監既陞辭帝曰群玉殿是吾圖書
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自是接見稍踈一日
帝與諸仙遊瑤圃思先生之才遣使來召先生辭以
疾獨以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
婦之念為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為東家男女為
西家女皆謫墮凡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為閩
人先生既登第為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悅
者奏云邵武分野災氣方重須此人仙骨鎮之乃止

近有詔云更一紀復故職莫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已仙得歸時正持寶幢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紛真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獅子千秋萬歲末息開念方君聞兩人語始矍然若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寤蓋已三日即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

宣城葛女

成忠即王貴寔居宣城與娼葛秀家相近貴妻出入



必過秀門秀妹年五歲每見必曰吾母也秀家以為兒語不經意一日戲門外王姬適來女挽其衣秀望見延之入女隨拜曰母不憶兒邪乃建康朱家鐵郎也姬淚下如雨為秀言吾元嫁朱氏生一子長而放蕩本以販糴為業費力稍贍皆為此子蕩析年三十一而死死後貧益甚吾不能自存挈其女以嫁王氏今所言良是女問我女何在命呼以來既至近而撫惜之王女時年十一歲美怒之葛女笑曰汝不得無禮我乃汝父也又問姬曰此兒幼時嘗倩舅家女相伴今在否雖猶犬之屬亦歷歷咨訪且言舊愛一磬

曾書數十字於中今復何如取至洗視果然平生嗜
畫自頗能為之嫗悉取所存者并雜他軸以示皆擲
于地遇故物則留玩不已生前凡兩娶婦後妻狡獪
密說朱盜為私藏夫死盡携以去嫗雖知之而不能
舉其名也故不克訟乃問曰兒昔為新婦所誘多竊
家中物以行尚能憶乎即面發赤不肯對嫗曰汝已
隔世而了了若此能復回我家乎曰心中戀戀正所
願也嫗歸舍搜篋中得金六兩持與葛氏討之葛不
可曰自此女之生我家日以稱遂嫗意雖甚不能從
也嫗慟哭而歸悲心益切感愴不數月而死朱生在

日好以譚語標榜建康諸娼比畏而惡之其後身竟
墮娼類但朱死纔三年而葛女已五歲人以爲疑蓋
朱之未死卧疾再歲而葛女襁褓間亦多病過二歲
始無恙然則朱病時精魂已受生矣時乾道元年王
宣子為郡守家人呼葛氏婦及王嫗一一扣之得其
詳如此女至十餘歲漸忘前事不復能說宣子說

李員外女

忻州定襄縣李員外家生女三歲能言曰我秀容縣
牧兒村張二老也死後在五臺縣劉家作男年十六
身回今復來此可遣人至張村呼吾兒來相見李使

至張氏有張資者年已六十四聞之即往方及門無
訝其貌相似既見詢其家事無一不答者資欲迎歸
李不可資既歸李欲令女出家女曰我不能作小豬
兒女問其故曰今之女尼戒行不精死罰為猪使食
不潔且曰我年十四即歸夫後不復言李氏亦秘其
事孫九鼎說有書記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戊集

夫妻門

夫妻負約類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為太常博士鄭以疾殂
臨終與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為
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為誓曰吾苟負約當化
為鬮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實
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歛也言之至再
少焉氣絕張不忍徙猶遣一老婢設榻其傍至夜中

